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十
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起著雍困敦盡著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雋音體邛音容翻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為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敕徐泗募兵二

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下從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選會兵法能弓馬等入充教練使每年合

孫同教習時常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帑音宅發

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佶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

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校戶教翻秋七月佶等作

亂殺都將王仲甫將即亮翻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唐制凡行軍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

州庫兵北歸徐州還亮翻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部

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

林翻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

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為先鋒冒矢石

以勸士駢從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

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統分四川置定邊軍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蔡監軍以計誘

之使悉輸其甲兵訪者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鈔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估等相與

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殖醢矣乃

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卷三年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殖醢矣乃

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

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

眾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

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眾至千人丁已至泗州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

年豫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刺史杜愔饗之於毬場刀關優人致辭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

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所謂致語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驚之第也杜愔

者是也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愔驚之第也杜愔

穆文武宣婁人相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先忠彥曾遣使以救意諭之道路

位咸通初又為相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

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

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助與許信等乃言於眾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

徐州錢一百四十里耳徐州錢一百四十里耳分滅族矣下戶據翻支分謂被支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

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眾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

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眾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誑誤誑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後扶又翻遞中謂稱將士自負罪矣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

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

必生覺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成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將並即時成卒拒彭城上

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闔城怛懼唐制三十里一驛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比叱至謂悍使一軍皆蒙

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成卒復爾猖狂復扶又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

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下同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

言於彥魯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

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日率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成卒擅歸不誅則諸道

成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成卒殺都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

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

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齊曰技梧猶技打也詳滑曰小杜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

又欲自爲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瑋徐行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

去其三難去先餘及乞別營事並見上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魯乃命都虞侯元密等將兵三

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貝翻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染如儻國家發兵誅

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

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右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上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

且奏其狀彥魯戒元密無傷敕使在勦等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

城西南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調翻正翻日

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特音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

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

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成卒五百人出戰於淮水上淮水在虹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調

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路走免陷宿州今從鄭熊彭門紀亂及新紀賊

唐紀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勦賊

新紀賊

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寵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瑤聞符離敗先悉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射而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近其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賊之署所以備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畫賊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更冬夏之月雖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宿州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橫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伏千人於舟中機魚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渚音古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寵勛引兵北度淮水踰山趣彭城趣北其父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塞音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城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眾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推吐雷翻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寵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瑤等賊令別將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剗其腹而盡滅其族勛坐聽事徐州觀察廳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

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重為于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

徐州故稱之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皆其所自故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

見上卷或死或流寬橫無數橫戶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千萬之師

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

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更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信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弈使黨與各

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

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充鄆沂

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濠郭郭閻停年翻郭郭無翻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誅為崔彥曾請翦滅徐

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

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道路附

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

刺史事考異曰舊紀賈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刺史杜愔聞勛作亂

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愔遣人迎勞勞勛誘之入城悉誅之

誘音西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

助圍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始詳言其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趣七遣高品康道

偉齋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

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

復扶後扶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辛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寓居廣陵喜任使喜許記翻如汴日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又翻侯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年五十不仕與杜愔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愔挈家避之愔曰

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日翻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

死此城耳塞悉諺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後扶又翻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

塗而來則翻見諺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諺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諺急棹小舟得

入帽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愒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

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帥諺曰幸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鋸首而銳之據陸德明

傳釋文勛者丁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靈姑鉅率請春秋左氏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國爲王旌以田羊尹無宅斷之是也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

而官軍尙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數所角翻賊遂破魚臺近十縣近其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

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說武芮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

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今天下州府

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幸而使舊畢仲荀幕府燕間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唐會要曰天寶七年

教華同等州僧屋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契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備

娶等州行香有旨依注又見前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

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

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

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節度使

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百一十五人正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充徐州行營都招

討使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充徐州行營都招

徐州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勳當留後以王晏權爲徐州行營都招討使充

使皆在北面行營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按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

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

帥所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薩葛安及土谷渾達靺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韋

帥諺承訓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

日幸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

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郭厚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畏賊彊不敢進辛諺請

本今從彭門紀及舊傳

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

門城中幾不能禦說式為朝比必謹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往還今往何益謹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

則死之愔與之泣別利翻幾居依翻謹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為于偽翻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表公

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謹授劍瞋目謂公弁曰真翻賊百道攻城唱在朝夕公受詔救援

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

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謹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為于偽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

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謹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帥請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

似入城還去則便而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謹遂之攬得其髻攬撮也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

官不可殺也謹曰臨陳妄言惑眾陳請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謹素多力眾不能奪謹曰將士

但登舟我則捨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

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宜朝龐勛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

濠州遣其將王引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海軍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翟直

已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

兵數千救泗州先悉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

紫華俗謂蘭為薦翻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

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

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援軍軍皆沒相與都監郭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令狐綯傳曰賊聞湘

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請發願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夕國去之即東身請論相

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一節賊仍誠李湘但成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錄是湘軍解甲安寢去食相

備日與賊相對歡笑言一節賊仍誠李湘但成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錄是湘軍解甲安寢去食相

約與賊相厚本為龍勛斷手足以拘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

約與賊相厚本為龍勛斷手足以拘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

所勇賊知各奔軍未至而湘軍敗乃分兵立淮南節度使辛鑑傳曰湘率五千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為賊

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彭門紀亂以助以泗州聖時遣劉共壽傳曰湘率五千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為賊

合衆急攻官軍遂奔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淵
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十九日浙西驛路又曰賊既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淵
方欲入潤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古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
而棄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四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相鎮將表公弁領馬步三千人
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相入軍被殺遂殺盡入鎮者使暨降旗鎮內兵士老小
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涿州郭厚據淮口淮水入漕驛路絕上郡之路經也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
本此時遇害今從續資治通鑑錄據淮口淮水入漕驛路絕上郡之路經也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
興賊將姚周屯柳子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張齊民柳行錄曰柳子鎮在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
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
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沐陽屬濠州九域志在州西
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屬濠州九域志在州西
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屬濠州九域志在州西
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州南五十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
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趣呂翻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蔡山中華載數次破滁
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廢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相乃令小將張行簡吳中居民殺判官張濤以爲
浚城添故也勛又令劉贊攻進州之因刺史崔雍登回棧謂吳約云云遂到城內居民殺判官張濤以爲
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進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
亂陷滁和置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諱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
執李相下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諱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
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遶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
之賊舟重行遲讎舟輕行疾力闌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楊州至
潤州五時泗州又無聲問或傳已陷讎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
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奔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
申圍壽州城中賊少少時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爲子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引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
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

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實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

為備賊將王引立者將兵數萬州十二月十三日運明團賊於都梁山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

於陣賊將王引立者將兵數萬州十二月十三日運明團賊於都梁山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

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迴攻圍泗州可師既知其署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

擒乃夜中泚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瘧數人將已迴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聚兵於泗州先發成擒南兵

醉軍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迴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聚兵於泗州先發成擒南兵

士三千人春冬衣今發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聚兵於泗州先發成擒南兵

戊辛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亦云表如

謂閏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實運錄閏月十一日也按淮離泗州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

師賊必不合可師而諸楊潤也若謹出在可師敗後則令孤緱方自較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在都梁

無敵於天下作霞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絢畏其侵軼軌遣使

詣勛說諭說式許為奏請節餞為千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

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汴路既絕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德扶又勛益

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

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

數萬人見實資糧匱竭乃飲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匪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

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數所朝

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充海號泰寧軍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為徐州南

日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兗海節度使充北其都統招討等

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遠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犄角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其家都統招討等

南人又言賊寇海州曹州皆敗又言平讞救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叙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為淮

海州刺史與之戰乃以曹翔為兗海等州諸將正月之西皆承此而討使魏博連薛尤將兵三十犄角討賊賊眾攻

間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據考異及明年馬舉解泗州圍事則通鑑正文前天雄

曹翔為徐州北面招討使之當有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十四字傳為逸之也

節度使何全皞史銜前字或曰是時秦州號天雄軍罷魏博軍號放加前字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 憲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討龐勛考異曰彭門紀龐勛九千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翔軍於
滕沛尤軍於豐蕭四縣舊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
蕭在西五十里蕭縣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
亦以古蕭國為名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庚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

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死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三十人勛將孟敬文

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識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

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新軍謂龐勛敬文引兵

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給徒王引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

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

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公主唐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

里憲戶皆飾以雜寶并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簪篸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猶尺

徐賊寇海州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

徐賊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自陷斷音短下鎖斷谷斷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殲之殲盡其攻壽州

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

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

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夾攻

岸賊兵也賊兵也及鎖讜帥眾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帥讜曰率杜愔及將佐皆泣迎之

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讜帥死

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讜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讜曰賊

之一前一却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謹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所以作眾氣而使帥眾揚旗鼓譟而前帥讜曰賊

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驪州尋賜死其位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

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

竟以賄敗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陳諱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謂義

延義武厚朝橫海秦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賊伏兵圍之赤

心帥五百騎奮槁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擣步風潮因合擊敗之敗績承訓數與賊戰數所賊軍屢敗

王引立自矜淮口之捷謂也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已亥引立引兵度澠水夜襲鹿塘

寨黎明圍之引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滿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趨避沙陀縱騎蹂之蹂

翻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澠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

襄城也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引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後拔委奔資

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靡勛許信以引

立驕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為于偽翻下為引立再勝未實無勝謂取澤一敗而誅之并功錄

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引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

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鄧王儼為威王儼康

承訓既破王引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謂澠水也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

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奔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書死

者相枕枕職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聞城聽入執而斬之龐

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亮翻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

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

兩帥帥所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嘗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

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斷以示康承

資台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大言以播告曰揚言也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

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

星大索比賊必翻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更工衛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

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先悉薦賊夾岸

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

野貽縣亦曰陡山臨淮今山賊將王引芝帥衆萬餘拒之於時貽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帥讀曰率又

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船旁出四五尺爲戰

棚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揭其賊衆火牛燒草爲之焚以燒敵

草戰艦既然然謂火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船十二隻船隻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接熱賊勇領空

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船二隻船隻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接熱賊勇領空

十日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船二隻船隻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接熱賊勇領空

疑是三疑是三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信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

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憂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戊戌以

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喪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

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近其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

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

兗州曹翔奏宣帥本治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馬舉將精兵

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聞音賊大驚不測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

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引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

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

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調發魏博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

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

之兵也

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宜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

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運明攻柳子通直利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袁公逃詣

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眾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

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利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

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覺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蕭慈交死者

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蓋約奏到書之其後皆如此雖有月

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鑑鑑者聚眾三千自備資

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勛命鑑救之鑑帥所

部來降帥讀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莛陝失將翻莛以器饋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莛指庭樹曰

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莛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甲翻飲之於鴛鴦鴛鴦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

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離以瞻為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屬族以揚其翼

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而有儀即後謂徐公曰公過聽以某母在門諸幸遇相公登庸

四海之人終不受相公之惠其故相公從事寓飢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憂之某雖不佞亦相

公之思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切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薦為翰林學士

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勝子出恐出於愛憎之說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薦為翰林學士

按瞻素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薦為翰林學士

亞尹鄭從諱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泊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有

熱矣從諱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宣武節度使為廣州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

譴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諱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罪

今不取瞻桂州人也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郡為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為招義

離漢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唐皆屬濠州九

城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

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

挑賊見其眾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斬其三面而

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

北津淮水之北岸也

歸水南度之趣謂之津

資台通鑑

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

七

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營橋滄州卒橫海之

州在城縣有營橋鎮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

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二萬屯於豐蕭之間翔

復引兵會之又翻扶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

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帥請賊抄掠者過之抄楚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

帥類翻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環音賊莫敢近近其康承訓遣人招

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斬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承訓城志在州南三十六里沛縣守將李

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致舉城降於曹翔致舉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致邳州人也勛遣

其將孫章許信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致皆不克而還還從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

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龐莫困翻心煩初龐勛怒梁不專殺姚周黜之使

徐州舊將張方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

環水自固環重音直龍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西方必虛將

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覺其後破之

必矣時曹翔使朱致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

龐舉直許信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官軍攻

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而賊將王引立救至王師

詔馬舉援泗州按引立按柳子為承訓所敗兼於時引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方稔掌戍邊

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心嘗當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

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木行色青本

桂以示

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方稔使部將董厚等勸兵於亭西方稔先躍馬

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呼火故翻僕射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

大擾安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安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勞力到

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遺唯李訓安稔復進言又使扶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詠為城陷引眾趨符

離及徐州趙七喻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安稔

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安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

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又使扶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

夕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為子

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魯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宮軍龐舉

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韓日晨賊黨自北門出夕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成桂

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唐申承訓始知引步

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末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於是閭里小

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處昌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九城志宋州南至沙陀追及之勛引兵

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為縣屬宿州九城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衮

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近其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

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末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於是閭里小

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間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日承訓知勛掠毫宋即追之賊宿遷等諸寨皆

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預縣也唐進代宗諱改曰宿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

張夕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墜重圍

以守之重直辛丑夜吳迴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迴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

事以杜悛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

防禦今世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其後李國昌父子卒於雲州起兵蓋尋遣之還賞資

甚厚以辛謹為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悛不能

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以其開門延賊也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仲等家蜀流康州

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季開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

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都陽言請破邊成一家可贍軍一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

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釋董成見上卷七年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

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定邊軍也事見上九年六月陰遣人致意南詔

使人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戊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

滂貪殘又其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人寇引數萬眾擊董春烏

部破之董春烏部西十一月蠻進寇舊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

之隔水相射射而九日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縣界

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羅目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日李十二月

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蠻衣於既翻此已濟眾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

州之境犍為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為因山為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

岸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微立青州取青衣以為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後曰嘉州屬置眉州於漢武陽

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運於瀘江沐水濠水三江之會刺史楊志忠志忠與定邊監軍張允

瑄勤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眾皆潰志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

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

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望軍以其軍數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田全緒解之曰都

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眾寡不敵明且後戰吾屬